

台灣暗殺行動

董桂森自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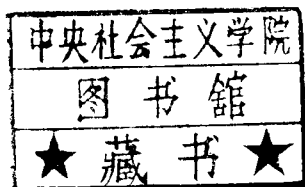
董桂森等著
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D675.8/3 68199

台灣暗殺行動

董桂森等著

DG-5/50



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

書名：台灣暗殺行動

著者：董桂森等

出版：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7號八樓 電話：5-753877

發行：華風書局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7號七樓 電話：5-749495

承印：友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：1986年12月初版

1987年8月再版

定價：港幣25元

書號：ISBN 962-226-107-8

目錄

竹聯幫與國民黨

——董桂森獄中自述之 董桂森 1

我怎樣暗殺江南

——董桂森自述之二 董桂森 25

我逃亡和被捕的內情

——董桂森自述之三 董桂森 47

美國大審竹聯幫的震撼 李亦安 73

蔣家叔侄與江南案 李亦安 83

台灣警總內幕 李 達 93

附錄：

江南遇害背景 陳培坤 129

從江南案到香港軍火大破獲 陳培坤 141

香港台灣人看江南之死 李 達 155

暗殺楊杏佛 沈 醉 161

暗殺史量才的經過 沈 醉 167

楊杰將軍在香港死難真相 方仲伯 173

竹聯幫與國民黨

——董桂森獄中自述之一——

董桂森

在美國槍殺作家江南（劉宜良）的三名元兇之中，唯一逃離台灣的董桂森，在殺人後在世界各地東躲西藏過着四處漂泊的艱險生活，日日還須提防被遠道而來的殺手追殺滅口。

這名震驚國際的竹聯幫堂主，1985年在南美巴西意外地落網。1986年5月1日，董桂森被美國政府自巴西引渡到紐約，遭受監禁至今。1986年7月下旬，紐約聯邦法院就他在美國犯罪的過程將進行初步審訊，1986年12月，案件宣判，引起各國人士特別是海內外華人廣泛關注。

董桂森在獄中撰寫自述，詳細介紹了有關內情，特別交由香港廣角鏡出版社獨家發表。

董桂森在獄中的自述，觸目驚心，令人抖顫。有關刺殺江南的來龍去脈，國民黨當局如何派殺手追尋董桂森，企圖殺人滅口，以至台灣當局如何動用四億元（新台幣）發展竹聯幫，竹聯幫突然壯大為台灣第一幫，竹聯幫與青年黨的關係等等，都有第一手的披露。下面是董桂森在美國獄中自述的全文。



我因為涉及江南命案而淪為階下囚，但是我並不後悔，只是對江南遺孀崔蓉芝懷有無限的歉意，我希望能有機會向崔蓉芝當面致歉。然而對於被國府「出賣」一事，我心中實在充滿了悲痛與忿恨，國家要我們去死都沒有問題，但是這樣「出賣」我們，實在讓人忿恨難消。

殺江南後陳虎門親到機場迎接

我當時對江南的唯一認識，就是他是「漢奸」，自己曾經做過十年的軍人，自然願意替國家去做這件事。

在做完案，我與陳啓禮、吳敦回到台灣的時候，情報局第三處處長陳虎門曾經親自往機場迎接，我們才得以順利穿過重重軍警而離開。

陳虎門隨後曾邀約我與吳敦兩人，前往南京西路天府餐廳對面的一間辦公室，表示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要接見我們，但是汪希苓當天並未出現，陳虎門當場拿出四萬美金，要給我與吳敦，獎勵我們完成任務，

本人同意將本人之自述交由
香港“廣角鏡”雜誌獨家發表

董桂森

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二日

然而我們認為這次是為國家做事，所以堅不接受。

陳虎門當時對我們慰勉有加，表示過些日子要送我們去受訓，成為正式的情報員；同時還表示要我們推薦幾個忠黨愛國的好兄弟，共赴國難。

當時我們雀躍萬分，心想總算是出頭了。卻沒料到不久就開始了「一清專案」，首先被抓的，竟然是一向深受兄弟愛戴的陳啓禮，當時，我心裏真是恨啊！

吳敦當時人在台中，立刻掛了電話給陳虎門，痛罵對方不夠義氣，同時表示手上留有錄音帶，假定有關方面不對陳啓禮被捕之事妥善處理，就將把錄音帶交給《雷聲》雜誌的雷渝齊；陳虎門隨即婉言安慰吳敦，要他先北上再說，不料吳敦北上之後就被捕入獄。

台灣當局準備拿出四億元，作為擴展竹聯幫經費

竹聯幫有特殊關係，是不應該被捕的，早在數年之前，我就知道政府當局曾與竹聯幫頻頻接觸，希望竹聯幫能擴大發展勢力。當時前來洽談的，有國民黨中央黨部要員，以及政府的一位中將級重要軍官，而且還主動提出新台幣四億元的預算，作為擴展時所需要的經費。

根據我的了解，政府方面的基本策略是要協防大台北。因為就一般而言，黨外或台獨的羣衆大多是在台灣南部，而台北市是國府的政、經中心，一旦有變之時，必需要特別加以保護，假定竹聯幫能夠發展出足夠的力量，就會有能力達成這項任務。

此外，陳啓禮在八四年十月十七日，亦即江南被殺兩天之後，曾經錄製了兩卷錄音帶。其中一卷的內



◀ 董桂森於1985年9月20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落網，於1986年5月1日被解返紐約。他在獄中坦言開槍殺死江南，表明要把真相全部講出來。圖為董桂森在美國獄中發表自述時攝。



◀ 被美國控告殺害華裔作家劉宜良（江南）的疑兇董桂森，就被關在紐約聯邦收押所這幢大樓之中

容於八五年二月十九日由《洛杉磯時報》獨家披露，當中一段內容如下：「……在四年以前，政府各級單位都來找我，因為我本來就是台灣最大的幫派首領，

而且，我在整個台灣有我很大的潛勢力，所以政府方面希望我能夠出來，重新組織竹聯幫，把它發展到全省各鄉鎮地方去，第一個可以控制台灣的黑社會，第二個如果有黨外人士或者是台獨份子要暴動，地方上的流氓去聚集的時候，我都可以知道，然後政府可以採取措施……」。

除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及高級官員前來洽談以外，青年黨亦曾前來交涉。而事實上，陳啓禮根本已是青年黨少壯派主席，我自己就親眼見到青年黨的委任狀就掛在陳啓禮辦公室的牆上。

陳啓禮擔任青年黨少壯派主席之後，曾通令全台灣的竹聯幫弟兄，凡是還未入任何黨籍者，一律加入青年黨。陳啓禮也曾表示要我加入青年黨，但是我向陳啓禮表明自己已是國民黨黨籍，所以才未加入。

我逃亡菲律賓期間，台灣政府 會派出殺手企圖置我於死地。

吳敦被捕後，我幸虧能逃離台灣，在逃亡菲律賓的期間，政府曾派出殺手遠渡重洋，企圖置我於死地，幸虧獲得友人及時通報，才倖免於難。

我是於八四、八五年之交離開台灣，潛往菲律賓，主要的原因是我知道陳啓禮在美國留有兩卷錄音帶，所以才急於逃離台灣，以便通知在美的竹聯幫成員，設法營救陳啓禮。

我逃抵菲律賓之後，人地生疏，處境相當困難，而爲了安全的理由，只好住在馬尼拉市中心的旅館內。當時，我知道名列台灣十大殺手的劉煥榮亦逃亡在菲，但是我並未主動地去跟他聯絡。

有一天，我與幫他辦理護照的友人一道吃飯，正

好巧遇劉煥榮與齊瑞生等人。隨後，台灣四海幫老大劉偉民亦帶着名爲小趙及明煌的兩人進來餐館，由於都是舊識，一行人便聚在一桌，談笑風生。

飯後，我與劉煥榮轉往另一處夜總會，劉偉民則拉着齊瑞生前往他處。

孰料，劉煥榮與齊瑞生突然於當日深夜來訪，催促我趕緊搬離旅館。

原來，劉偉民此次來菲乃負有任務，準備將我殺掉滅口，而且計劃把殺人的任務交與齊瑞生，但是卻沒想到齊瑞生與劉煥榮交情深厚，而劉煥榮又一向尊我爲「大哥」；劉偉民的另一個錯誤是，他忘掉以前曾與齊瑞生一起管訓，而且還以班長的身份欺負過齊瑞生。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齊瑞生先將劉偉民的計謀告知劉煥榮，表示劉偉民提供了一個爲國家立大功的機會，但是因爲劉煥榮與我的交情，因此他決不願做，兩人於是晝夜趕來通知我。

我想，當時很可能是因爲美國竹聯幫成員正在四處奔走，安排我到美來投案，政府惟恐我到美後大抖內情，所以才不惜派出殺手越洋追殺。

政府方面最陰毒的一招，就是預先放出空氣，說我已被綽號「神經劉」的劉煥榮殺掉，以便在真正將我解決之後，把殺人的責任推給劉煥榮。

台北各報在八五年三月十五日曾報導，說：「竹聯幫平堂堂主黃雲龍在警方偵訊中供出，涉及江南命案的嫌犯小董，已於最近被同樣逃往菲律賓的竹聯幫份子劉煥榮所殺。」

我本來還沒有將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，而是有一次掛電話回台灣，我母親驚問：「你不是死了嗎？」我嚇了一跳，後來看到新聞報導之後才恍然大悟。

從此我對新聞報導深懷戒心，我於去年三月六日在巴西聯邦最高法院出庭應訊後，美聯社與台北《聯合報》先後發出互相抵觸的報導，而在當時引起一些爭論。我的確不曾說過自己是國府的情報人員。

當時的情況是，美聯社自巴西發出電訊，表示根據巴西法庭所記錄的證供，我曾在庭上表示自己是國府的情報人員，奉台灣方面的指令前來執行刺殺江南的任務。

台北《聯合報》記者隨後通過長途電話跟我交談，然後發出報導，說我並未在庭上說自己是情報人員。因此而引起各方爭議，一時不知孰是孰非。

這個問題是出自於法庭翻譯人員。第一次開庭時，法院請來一名泰國翻譯，根本就無法溝通，以致不得不延期再審。

第二次開庭雖然請來了中國翻譯，但是也不很好，時常犯些錯誤。有一位名叫張修德的當地華僑亦曾出席旁聽，當時我曾對翻譯的水準不夠之事，當庭提出抗議。

在庭上，我並沒有說自己是情報人員，但是確實曾說陳啓禮是情報員；我曾經要求庭上將他解送回台。

▶ 江南遺孀崔蓉芝和林希翎在江南的骨灰和遺像前合影。



我也曾經向庭上要求不要將供詞傳到新聞媒體，因為我擔心自己唸書不多，不懂得措辭，唯恐說錯了話，會為家人帶來困擾，甚至損及國家顏面。我從一九八四年底逃離台灣，直至八五年九月廿日在巴西被捕，這段近十個月的逃亡期間中，因為語言不通、經濟拮据，我吃了不少苦頭，連生病都無法去就醫，我也曾在巴西監獄中想以自殺了結生命。後來被捕之後，反而安心得多。

在逃抵菲律賓之後，我的生活幾乎都得依賴美國竹聯幫成員的資助，但是美國方面弟兄的景況也不好，尤其是「大哥」（張安樂），自己已經身陷囹圄，還把律師費寄來給我。

我在菲律賓有次鬧肚子，可是却沒錢去看醫生，兼之因語言的關係而求助無門，只好自己關在屋裏硬撐，實在是苦不堪言。

在巴西被捕之後，我前後被關了七個多月，我曾經寫了五封信回家，然而却沒有一封回音，每次掛電話回家，家中的老母都會受到騷擾，弄得最後連電話都不敢打，我個人的事由我自己承擔，連累家人才真正讓我痛心。

我被關在巴西監獄之時，簡直渡日如年，有好幾次想到自殺，甚至要求探監的華僑夾帶毒藥或鐵釘給我，讓我吞食之後一了百了。

在離開台灣的時候，我曾經把四川老家的地址帶在身邊，但是因為我的哥哥和妹夫均為軍人，擔心連累他們，所以才打消了赴大陸的念頭。

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，我提著簡單的行李，揮別年邁的母親、愛妻以及幼子，搭機飛往美國，離開這片生活了卅多年的土地，無限的依依與眷戀，使得心情異樣的沉重，但是，這次之所以要背井離鄉，實在



◀被輿論界稱為
美國「竹聯幫」
首領的「白
狼」張安樂。

是有萬般的無奈，只希望此去能在異鄉重新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地，擺脫過去的種種包袱。

位列堂主 交遊廣闊

我承認自己有一度「踏上了黑道的路」，也因此而認得了令人景仰的陳啓禮大哥、張安樂大哥，我一向慣於稱呼陳啓禮為「霸子」或「老鴨」，稱呼張安樂為「大哥」或「白狼」。我想，以後在這篇自述裏我就這樣稱呼他們好了。

我在竹聯幫裏混到忠堂堂主的地位，在江湖上也有了些許的名氣，但是我做任何事都儘量掌握應有的分寸，不論是道上的，或是生意上的事情，總不會去故意為難對方，因此朋友愈來愈多，事情也愈來愈順手。我們心自問，這些年固然是賺了一些錢，但是沒有一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。

但是，人生在世總有許多煩惱，尤其像我這種曾在黑道上混跡過的人，更加有無數無謂的負擔，想走回到正途上，簡直是難於登天。

舉例而言，台北市有許多小混混，經常到飯店、

理髮廳、餐廳或賓館去收保護費，而我可能根本不認識他們，但是管區警員好像都認定了他們是我的小兄弟，動不動就找我去問話，實在是不勝其煩。

另外，警方有任何婚喪喜慶，我們送禮也從不後人，目的當然是圖個大家相安無事，然而事實却並非如此，明明是沒有闖下任何紕漏，還是不免時時被找麻煩，弄得人不知何所適從。

坦白地說，我那時已經洗心革面，決心好好做人，但是却不時遭到這些無謂的騷擾，確實讓人心灰意冷。

最重要的是，當時我已風聞到當局準備掃蕩不法份子，管區警員及警總都先後來找過我，要我去辦理幫派流氓自首登記，否則就要將我抓去關。

洗手收山 闖蕩美國

我當時心想，自己已經不想繼續混下去了，何必要去自首，何況人都是要面子的，一旦辦理自首登記，名字自然要上報，不但自己丟人，還要連累家人跟著一起丟人，因此每次走到管區派出所門前，就是橫不下心來跨進去。最後，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思考以後，我決定出國走一趟，到美國去闖闖，試試運氣。

當然，這次到美國也並非漫無目的，因為台灣的公司擁有一家美國雷射碟影機代理權，我一方面代表公司來觀察廠家的狀況，另一方面也想考察一下市場情形，研究是否有其他的生意可作，我對五金進出口生意頗有一些興趣與心得，就準備以這個目標為重點。

來到洛杉磯之後，我很自然地就去找大哥（張安樂），他當時在蒙特利公園市經營韓香邨餐廳，由於

爲人重義、豪爽大方，店裏經常高朋滿座，但是收入却不是頂好，這也應了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這句話，其實，也就是我們共同的處境。

在洛杉磯的初期，可以算是我對這個陌生環境的適應期，生活顯得相當無趣，尤其是突然由台北那樣的花花世界，置身於近乎「沙漠」的美國，真是很不習慣，還好時時能與大哥共處，加上嫂子的悉心照料，才紓解了不少思鄉之情。

「霸子」來到 要事相求

九月十五日，「霸子」來到美國，我趕到洛杉磯國際機場去接機，見到他，心裏真是憂喜參半，一方面固然是有他鄉遇故知的雀躍之情；另一方面也感到人世變幻莫測，想要見一面，好像都不是這麼容易的事。

「霸子」在回程的車上對我說：「可能有件事要請你幫忙」，我當時就說：「好啊，什麼事？」，他只淡淡地回了一句：「還不一定」，我就不好再繼續追問下去。

當天一同去接機的人當中，有一位名叫柳茂川，這個人與後來江南命案的發展有相當的關聯，值得做一番介紹。

其實，在蒙特利公園市，柳茂川是個無人不曉的人物，倒不是因爲他生有三頭六臂或天賦異稟，而是因爲他本身就是華人社區內的笑柄。

柳茂川大約五十歲出頭左右，他的父親曾經擔任過周至柔的軍需官，做人八面玲瓏，長袖善舞，又佔了一個肥缺，因此上下其手弄了不少錢。

他的母親亦為社交界的名人，曾經在台灣辦過「中央孤兒院」，當選過台北市第六屆市議員，在擔任市議員的期間，利用炒地皮的手法賺了不少錢，據稱財產高達上億美金。

柳茂川在這種環境下成長，自然衣食無憂，也像許多富家子弟一樣混跡太保，加入新店文山幫，一心就想爬上幫主寶座，好過呼風喚雨的癮頭，可是另一方面又苦於本身勢力不夠扎穩，一直無法得遂心願，於是便心生向「老鴨」靠攏之意。

其實，當年文山幫與竹聯幫的實力在伯仲之間，但是「老鴨」天生有領導羣倫的胸襟，並不排斥外幫人物入盟，柳茂川便因此而進入竹聯，亦步亦趨地跟在「老鴨」左右，儼然一副接班人的模樣，可是他的表現並不如「老鴨」的期望，所以逐漸受到冷遇。

柳茂川來美之後，多數的時間都耽在蒙特利公園市，然而却以言行駭人、招搖，引起周遭人羣的側目。

他曾經自稱組成了一個國家，自封為「總司令」：台灣在一九八四年舉行總統選舉，他也四處自我宣傳，表示意欲出馬競選副總統，弄到最後，大家都稱他為「李登輝」而不名。

江南案被柳茂川弄得一波三折

還有一件事情頗饒趣味，早在當年王昇下台之前一個多月，「李登輝」就在蒙特利公園市大發議論，聲稱他與王昇正在鬥法，而且王昇將不久於位，不久之後果然被他言中，他還頗為自得了一陣子。

總之，柳茂川就是這麼一個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人，江南命案亦因為他的大言不慚，而變得一波三折。